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New Construction “Zui + N”

Hong Jie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Abstract: The new construction “Zui + N” expresses that the subject fully possesses the attribute, image or temperament of the noun behind “Zui”. Place nouns and character nouns are the most common nouns in the “Zui + N” construction. The semantic feature of nouns is “in addition to conceptual meaning, it also needs to have associative meaning, which is a typical attribute of the noun indicating objec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usage, the syntactic ability of “Zui” in new constructions is enhanced. It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 of “less abstract meaning → more abstract meaning” semantically. In pragmatics, it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bjectivity → less subjectivity”. Economic simplicity, vivid image and innovation of the “Zui + N” construction make it widely concerned, adopted and used by people. This is one of the motivations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in turn, it also accelerat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es of “Degree Adverb + N”.

Key words: “Zui + N”; Grammaticalization; New Construction; Synchronic change

Received: 2020-06-18; Accepted: 2020-06-29; Published: 2020-07-02

新兴构式“最N”的语法化研究

洪洁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邮箱: hongjie19862004@126.com

摘要: 新兴构式“最N”表达主体充分具备“最”后面的名词所应有的属性、形象或气质等。进入“最N”构式的名词以场所名词和人物名词居多，其语义特征为“除概念意义外，还需具备联想义，且该联想义是名词指示对象的典型属性”。与传统用法相比，新兴构式中的“最”在句法上的搭配构词能力增强，在语义上经历了“较少抽象义→更多抽象义”的变化，在语用上经历了“客观性→较少主观性”的变化过程。“最N”的经济简练、形象传神、标新立异使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采纳和运用。这既是其语法化的动因之一，反过来也加速了“程度副词+N”这一语言形式的语法化进程。

关键词: “最N”；语法化；新兴构式；共时变化

收稿日期：2020-06-18；录用日期：2020-06-29；发表日期：2020-07-02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序言

2019年春节期间,西安举办了“西安年·最中国”新春文化活动。该活动主题中的“最中国”就是不同于传统用法的新兴构式。《现代汉语辞典》(第7版)中对“最”一词的解释如下:“最:①【副】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②指(在同类事物中)居首位的;没有能比得上的:中华之最/世界之最。”

由此可以看出,“最”的传统用法是充当副词,修饰形容词或动词。而在新兴构式“最N”中,“最”虽然仍充当副词,却不再修饰形容词或动词,转而开始修饰名词。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1]。语法化既可指历时变化,也包括共时变化,储泽祥(2014)将产生于当代的语法化现象称为“共时语法化”[2]。

网络语言指人们在网络世界中使用的不同于现实语言的表达形式,由于其传播速度快、传播和影响范围大等特点,对语法化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网络语言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为语言的发展变化(包括语法化)提供了新的语用环境……网络语言的语法化是一个新的课题。”[2]

新兴构式“最N”产生于现实生活,却在网络上最为活跃,网络环境为“最N”的语法化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因此,本文以新兴构式“最N”为考察对象,以网络语言为考察材料,探究“最N”的语法化现象。

2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传统的历时语法化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而关于网络语言的语法化研究数量并不多,成果也不够丰富,现有研究也以个案考察为主。储泽祥(2014)以“各种”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其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同时指出网络语言语法化的主要特征是“共时强度”突出,与现实语言语法化“历时厚度”突出互为补充[2]。代宗艳(2018)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对

当代网络新兴构式“X了解一下”的语法化现象进行了分析[3]。梁永红(2019)考察了网络新词“真心”的语法化,认为“真心”发生的语法化主要体现在从描摹性副词到评注功能词的转化方面,同时指出网络语言对语法化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是创新用法的主要来源,也为语言接触提供了相对自由和便捷的空间[4]。

新兴词语的语法化已然成为研究的热点。虽然这些新兴词语“能否经过语言的‘约定俗成’而最终进入语言范畴,被汉语普通话所吸收,我们仍需要等待时间的考验”[3],但是新兴词语的语法化“不仅正在进行,而且始于当代,描写和分析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语法化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4]。

基于上述事实,本文以新兴构式“最N”为对象,分析其语法化现象,以期通过个案考察,充实网络语言共时语法化的研究成果,为网络语言共时语法化的规律性和理论性研究提供语料积累及研究基础。

3 “最N”的句法及语义特征

并不是所有的名词都可以进入“最N”构式,那么哪些名词可以进入“最N”构式?这些名词具备什么样的特征?这是本研究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节分析“最N”的句法及语义特征。

3.1 进入“最N”构式的名词特征

进入“最N”构式的名词类型大致可分为场所专有名词、场所普通名词、人物名词、职业或职务名词、其他普通名词5种情况。其中,场所专有名词和人物名词的出现率最高。

(1) 场所专有名词:最中国、最日本、最上海、最广州

①找了这么久,原来“最日本”的地方就是这里!^①

②未来的恩宁路“最广州”又“最国际”。

① 除特别注释外,本文中出现的有关“最N”的例句均出自网络。

(2) 场所普通名词：最农村

①组图：一组来自世界各国农村生活照对比：中国最有特色，印度最农村。

②3款农村自建别墅大放送，第2款最农村，第3款最欧式。

(3) 人物名词：最青年、最男神、最少女、最女王、最儿童

①最男神的六位男星，杨洋未进前三，他成功的挤掉了鹿晗排名第一！

②世界上最少女的首饰都在这个牌子里，火遍了 ins。

(4) 职业或职务名词：最警察、最教授

①感动交织震撼！晒晒“最青年”“最警察”的留言…

②【游戏】用最教授的话拒绝楼上，用最哈利的的话告白楼下。

(5) 其他普通名词：最童话、最英雄、最社会、最民间、最国际、最国学、
最垃圾

①欧洲“最童话”的一个城市，见证无数爱情，周杰伦一曲纪念她。

②小猪佩奇都被你们玩坏了，看看到底谁家车标最社会。

通过分析例句可以看出，进入“最N”构式的名词具有一个共同点，即该名词除了本身的概念意义外，还具有联想义。所谓概念意义指的是“人脑对现实中的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属性或关系的抽象概括、反映”，词典中记述的一般就是该词的概念意义。联想义指的是“引起使用某种语言的社会集团的人们对事物的共通联想的意义”。

以“最中国”一词为例，其表达的意义为“最具中国特色、最能体现中国特点”，其中“中国”一词的概念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但是除了概念意义外，“中国”一词还具有“中国传统节日、传统文化、传统习俗、代表性城市、代表性建筑、代表性食物”等联想意义，“西安年·最中国”这一主题正是利用了“中国”一词的联想义，表达了“西安的新年，最有中国味儿”这一思想。

再以“最警察”一词为例加以说明，“警察”在词典中的解释为“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人员。包括户籍警察、司法警察、交通警察等”，仅仅具备上述概念意义并不能进入“最N”构式，它还需要具有“正义、英勇、无畏”等联想义。“最警察”一词就是借助了“警察”的联想义，表达出“最正义、最英勇、最无畏”等意义，让人在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最典型的警察形象。

综上所述,进入“最N”构式的名词除了本身的概念意义外,还需具备概念意义引申出来的联想义,且该联想义是该名词区别于其他名词的典型意义,是该名词的指示对象的典型属性。名词正是借助了这种联想义才能够进入“最N”构式。

3.2 “最N”的句法特征

(1) 充当定语

- ①他因公殉职,接受了最英雄的葬礼,然而最后却查出了最狗血的结局。
- ②是好还是坏? 最社会的四大星座。

(2) 充当谓语

- ①看了那么多地方,还是这里“最上海”!
- ②盘点内地五大型男魅力大叔,第二位最男神,第五位最睿智。

从上述例句可以看出,“最N”在句中充当定语和谓语,与形容词的句法特征相同。在传统用法中,“最”修饰形容词或动词后也充当定语和谓语,如下例句所示。

- ③中国有近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 ④她最生气别人不信任她,把她当成累赘。

上述事实说明,新兴构式“最N”在句法特征上与“最”的传统用法相同,虽然“最”所修饰的词语类型从形容词和动词扩大到形容词、动词和名词,但是“最”本身的语义和句法特征尚未发生变化。

3.3 “最N”的语义特征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最”的解释为“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5],进入“最N”构式的名词特征为“除概念意义外,还需具备联想义,且该联想义是名词指示对象的典型属性”。因此,“最N”构式的语义特征可归纳为“主体充分具备‘最’后面的名词所应有的属性、形象或气质等”。

- ①今年春节,“西安年·最中国”叫响全国、惊艳世界!
“最中国”:最具中国特色。

②欧洲“最童话”的一个城市，见证无数爱情，周杰伦一曲纪念她。

“最童话”：最具童话色彩。

③盘点内地五大型男魅力大叔，第二位最男神，第五位最睿智。

“最男神”：最具有男神气质、符合男神形象。

④寻找！你是那个“最国学”的娃娃吗？

“最国学”：最具备国学气质、拥有国学知识。

3.4 “最N”的语用特征

“最N”构式表达主体充分具备“最”后面名词所应有的属性、形象或气质等，可以看成是“最具N特色、最具N色彩、最具N气质”的简便表达。因此，“最N”构式具备更简洁、更形象、更传神的语用特征。

①世界上最少女的首饰都在这个牌子里，火遍了ins。

②世界上最体现少女气质的首饰都在这个牌子里，火遍了ins。

“少女”一词本身指“未婚的少年女子”，在使用中通常伴随“亭亭玉立、善良纯真”等联想义。在上文例句①中，“最少女”借助了“少女”一词的联想义，表达了“最能体现少女气质”的含义。通过上文例句①与②的对比可以看出，两句话虽然表达了相同的概念意义，但是“最少女”给读者更加直观形象的感觉，仿佛一位“亭亭玉立、善良纯真”的少女形象就在眼前。

③看了那么多地方，还是这里“最上海”！

④看了那么多地方，还是这里“最具上海特色”！

“上海”属于场所专有名词，词典释义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央直辖市，世界特大城市和十大港口之一”。提到“上海”，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繁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最上海”一词就充分包含了上述联想义，用更加简洁的形式进行生动表达。另外，不同的人可能对“上海”有不同的联想义，“最上海”一词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不限制读者的想象，不同的读者可以对“最上海”有不同的解读。

可见，“最N”构式用更加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更加形象、传神的含义，同时，读者又可以根据各自的联想进行解读，语义具有开放性。

4 “最N”的语法化

沈家煊(1994)指出:语法化是一个涉及语言演变的术语,通过这种演变,词汇项和结构进入某种语境以表示语法功能,一旦这些词汇项和结构发生了语法化,它们会继续发展出新的语法功能[1]。事实上,新兴构式“最N”的形成就是语法化的结果。因此,本节从动因和过程两方面着手,考察“最N”的语法化现象。

4.1 语法化动因

语法化理论认为,引起语法化的动因包括语义“虚化”和“类推”。语义虚化指语义的弱化或消失,也称为语义的缩小。类推指的是已经存在的结构对现存形式产生的吸引同化,即规则的泛化,它为演变的发生提供了主要证据[6]。

在“最N”构式中,名词N都具备“除概念意义外,还具备联想义,且该联想义是该名词所指对象的典型属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在“最N”构式中,名词N的指示具体对象的语义已经减弱,表达所指对象典型属性的意义开始凸显,一定意义上的语义虚化可以看成是“最N”构式语法化的动因之一。

与此同时,“最”的传统用法是作为副词修饰形容词或动词,如“最好”“最喜欢”,在这种传统用法的基础上,“类推”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于是名词开始模仿形容词和动词,接受“最”的修饰,最终形成“最N”结构。

4.2 语法化过程

张谊生(2014)将汉语副词分为三大类,即描摹性副词、限制性副词和评注性副词。描摹性副词往往具有比较实在的词汇意义,主要用来描述刻画相关行为或状态。限制性副词和评注性副词以语法意义为主,其中限制性副词表达客观意义,主要用来限定所修饰对象的数量或范围。评注性副词表达主观意义,主要用于对相关命题进行主观评价[7]。

传统用法的“最”充当状语修饰形容词或动词,属于描摹性副词(如下文例句①)。在新兴构式“最N”中,“最”不再修饰形容词或动词,转而修饰名词,其用法与传统用法差异较大,属于评注功能词(如下文例句②)。

①人从出生到入学前的年龄，是智力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②京剧与国画是“最中国”的传统文化瑰宝。（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在新兴构式“最N”的语法化过程中，其句法特征与“最”的传统用法相比，除搭配构词能力增强以外，尚未发生明显变化，都是充当谓语或定语。但是，从描摹性副词到评注功能词，“最”的语义及语用特征发生了变化。

4.2.1 语义变化过程

副词“最”的典型义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在语义搭配方面与表示属性的形容词最为契合。新兴构式“最N”表达主体充分具备“最”后面的名词所应有的属性、形象或气质等。从传统用法到新兴构式，“最”表达程度高的意义已经弱化，其主要作用不是单纯突出程度之高，还表达了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即说话人认为“最”后面的名词指称对象具备典型属性，而主体良好地具备了该属性，体现了说话人的肯定态度。也就是说，“最N”的语法化在语义上经历了“较少抽象义→更多抽象义”的变化过程。

4.2.2 语用变化过程

在语用变化方面，从传统用法到新兴构式，“最”经历了“客观性→较少主观性”的变化过程。在传统用法中，程度副词“最”修饰动词或形容词时，表示其属性超过其他，该属性是客观的，如下文例句③中的“最高”。

③省级政府是地方最高的行政机关。（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相比之下，新兴构式“最N”多出现于主观性较强的语境中，说话人用“最N”来强调主体突出具备某种属性。这时，属性的程度是否最高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主体是否突出具备了该属性。

④原来歌剧中最东方的因素是江南小调《茉莉花》和著名的唱段《今夜无人入睡》。（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在上文例句④中，“歌剧中最东方的因素”指的是“歌剧中最具东方特色的因素”，用“最东方”是强调歌剧充分具备了这一属性，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态度。

综上所述，新兴构式“最N”与传统用法的“最”相比，在句法、语义、

语用方面发生了如下表所示变化。

表1 “最N”的句法、语义、语用变化

Table 1 The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changes of “Zui + N”

	传统用法的“最”	新兴构式“最N”
句法	修饰动词、形容词后，在句中充当谓语或定语	修饰名词后，在句中充当谓语或定语
语义	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较少抽象义)	表示主体充分具备“最”后面的名词所应有的属性、形象或气质等(较多抽象义)
语用	客观性，表示程度之最	较少主观性，体现说话人对主体充分具备该属性的肯定态度

5 结语

进入“最N”构式的名词都具备“除概念意义外，还需具备联想义，且该联想义是名词指示对象的典型属性”的特征。“最N”构式表达了“最具N特色”的含义，但相比之下，“最N”用更加简洁的结构表达了更加丰富、生动的含义。

“最N”的经济简练、形象传神、标新立异使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采纳和运用。这既是其语法化的动因之一，反过来也加速了“程度副词+N”这一语言形式的语法化进程。除“最N”构式外，同为程度副词的“很”、“非常”等也出现了相同用法，如下文例句①和②。这说明“程度副词+N”的组合具备一定的能产性和顺应性，这正是网络语言语法化所依赖的“共时强度”[2]。

①这位“熊猫侠”很“一带一路”。(学期强国APP)

②对奥尼尔和我说，任何时候去餐馆吃饭都十分困难，尤其是在第一场大赛之前。而且我可能让他吃一些非常中国的东西，比如说蛇。(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但是另一方面，“程度副词+N”的构式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强，且进入这一构式的名词种类有一定的局限性，多为场所专有名词及人物名词等。通过例句也不难发现目前在使用时仍需添加引号，这说明上述构式尚未被民众完全接受，至于它们是否能被接收，我们仍需等待时间的考验。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两岸三地现代汉语对日语借词的吸收及创造性使用研究”（项目编号15BYY18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综观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 (4): 17-24.
<https://doi.org/10.1097/00152193-199402000-00008>
- [2] 储泽祥. 网络语言里“各种”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兼论网络语言的语法化特征 [J]. 语言学论丛, 2014 (1): 66-86.
- [3] 代宗艳. 当代网络新兴构式“X了解一下”的多角度分析 [J]. 汉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8 (4): 51-56. <https://doi.org/10.25291/VR/56-VR-51>
- [4] 梁永红. 网络新词“真心”的语法化 [J]. 汉语学习, 2019 (1): 94-101. <https://doi.org/10.1787/9cd29c24-en>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6] Hopper P J, Traugott E C. Grammaticalization Second Ed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修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